

■叶蓓蕾

河南安阳，高温预警，正值立秋节气。阳光倾泻而下，热辣辣地炙烤大地，密布的热浪翻涌而来。我随着人流挤进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阴凉，宛若干渴难耐的鱼寻得一丝存活生机，片刻间燥热得以平息。

步入展厅，仿佛立于历史长河之舟，一阵清风拂过耳际，聆听一幅幅字帖的“语言”，它们或悬于壁上，或收于玻璃柜中，有着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鲜活，含着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”的灵动，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机巧，更是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绚丽……

一场秋雨，半盏韭花。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属于秋日，最宜秋雨初歇时去读，天地如洗，疏朗明净。这位历经五代乱世的“杨疯子”，在午睡后饥肠辘辘之际收到友人馈赠的美食，信笔写下六十三字的“谢帖”，此乃午睡醒来的随性之作，信手拈来竟成千古佳帖。字帖疏可走马的章法间，字字仿佛闲庭信步的雅士，举手投足间，尽是雅逸风流。字里行间留白之处，似有秋风拂过，字间既气脉贯通，又有含蓄的顾盼。黄庭坚曾赋诗叹曰：“俗书只识兰亭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。谁知洛阳杨风子，下笔便到乌丝阑。”眼神停留于帖中“当一叶报秋之初”的笔意，忽而了然：在命运的洪流中，在跌宕的生活里，他以伴狂为盾，却用最温柔的笔触留存了人间至味。眼前所读的岂止是书帖？此乃乱世文人将生活嚼出了“人间清欢”，于笔墨间留下最动人的“舌尖风雅”。

《鸭头丸帖》里，王献之（字子敬）给友人的便札仍携着药香。想必是友人推荐的鸭头丸疗效平平，他便提笔抱怨：“鸭头丸，故不佳。明当必集，当与君相见。”寥寥十五字，却如清溪缓淌，流美俊秀，墨色由浓转淡，似药汤渐凉。鸭头丸为何物？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有此记载：“鸭头丸治阳水暴肿、面赤烦躁、喘息、小便涩，其效如神，此裴河东方也。”李时珍笔下“其效如神”的方子，在王献之这里却成了生活琐记。在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中故事另有后续：王子敬病笃，道家上章应首过，问子敬“由来有何异同得失？”子敬云：不觉有余事，惟忆与郗家离婚。”弥留之际，他唯一遗憾竟是“与郗家离婚”。这一凄婉哀怨的故事亦藏在《奉对帖》的笔墨里。“书法雅正，雄秀惊人，得天然妙趣，为天上神品也。”明末清初，鉴藏家吴其贞如此赞誉《鸭头丸帖》，我却从千年前的药方里嗅到人间烟火味，那是未加任何修饰的生活本真。

在陈列的展壁上，宋徽宗的《牡丹诗帖》如一把锋利之刀，切割着光阴的星钻，似有铮铮之声。一日欣赏牡丹花时，宋徽宗惊喜地发现，同一棵牡丹枝干上竟然开出了一朵深红一朵浅红的花朵，他高兴地吟出了这首《牡丹诗》。《牡丹诗帖》中“深红”“浅红”的并蒂花开，被他用铁画银钩定格成永恒。作为瘦金体的代表作之一，那硬若铁丝的线条，那凌厉的撇捺间，那擒纵自如、收放有致的运笔，那份“天骨遒美，逸趣蔼然”的雅韵，同样藏着一位帝王对美的理解与执着。

展厅转角处，于怀素的《自叙帖》前驻足良久，挪不开步，震撼于眼前的曲折盘绕，飞动流荡，从头至脚，畅快淋漓。那笔画游丝般行进，连绵不绝地延展，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。身体甚是艰难地从其逸趣中抽离出来，初时实在是难辨所书内容，翻查资料后方知是怀素自述学书经历，并录有颜真卿、李白、戴叔伦等诸多名士赞诗。脑海便浮想联翩：一日酒酣兴至，怀素悬腕疾书，六十余分钟一气呵成，笔势优美狂放，尽显至情至性。狂草时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剑客月下起舞，枯笔处似墨尽时他的展眼舒眉仰天长笑。两种极致的美在此相遇，既严谨有序，有雷霆万钧之势，又不乏奔放律动，却同样抵达艺术巅峰。

帖，如此生动，精致，裹挟着随意的味道与气息。杨凝式就着韭花浅酌，王献之蹙眉研读，宋徽宗对牡丹喃喃，怀素沾墨挥毫……一幅小帖，纸短情长，跨越了千山万水的光阴，似与故人重逢对话。在泛黄的纸页上，我愿化作一缕立秋的清风，回到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，被沾了墨，上了毫端，写在了宣纸上，写进了绵长的故事里。

立秋读帖，读到的是日常烟火，读到的是人间冷暖，读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古意与生命。

## 立秋读帖

# 老宅无言 井水长流

■葛亦軒

少年时，每每和同学提起我家有一口水井时，他们总是睁大眼睛，露出艳羡的表情：“你带我去你家看看，好吗？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瑞安经常大旱，一口水井犹如珍宝，更何况这口井还在我家里面。我带几个要好的同学参观：老宅是一幢三间二层的楼房，前面有庭院，庭院的左侧是的大门，右侧是个花园，种着几棵竹子和一些花草；楼房的后面，右边有个小小的园地，种着南瓜和豇豆；左边廊檐下，有一口水井。

“下雨天也可以打水啊！”望着井上的屋檐，同学们惊叹不已。“是的，晚上也能。”我指着檐下的灯，自豪地说。同学紧握我的手：“下次没水，我到你家打水，你可要开门噢！”“当然！”我胸中涌起的快乐无与伦比。

我六七岁时，常见外公在家和朋友、亲戚对诗。常来的有一位，是外公的外甥女，我们喊她“九姨”。有一次被外公考问：“阿九，今天的绿茶是潘岱亲戚刚送来的，你就着咱家的井水，对几句如何……”九姨一时还没有佳句。外公紧接着说：“咱家的井水有股清香，你闻到了吗？不像别处有河泥味……”九姨听得一愣。那阳外公穿着长衫，身材高大，站在我面前犹如巨人。他那句“井水有香气”，时隔近60年，仍常在我耳畔回响。

由外公，我想到外公的父亲——我的曾外祖父——洪炳文。

大概在我二十七岁时，有天下班回家，看见中堂坐着一个50来岁的先生。妈妈介绍：“这位是沈沉先生，他是研究你曾外祖父的专家。”他起身与我握手：“我以前名叫沈沉，现在叫沈不沉。”那时我很惊讶，这是经历了多少沧桑但是又不屈服的人呢。他对我曾外祖父的研究让我愧疚，若非他的研究，洪炳文这位清末著名剧作家、诗人的大量诗作、剧作，包括《月球记》《地球游》等科幻奇文（其中一些情节竟与当今一些科学成就相合），根本不会被世人所知。我们洪家后人，竟未曾曾向他表达心底的谢意。

我家这房子，就是曾外祖父主持建造的，尤其是这口井，体现了他的巧思：井一半在我家后院，上有屋檐遮盖，属于阴井；一半在与邻墙的半米空隙里，能晒到太阳，属于阳井。正因此，无论白天、夜晚、晴天、雨天，我家都可以打水，难怪同学们那般羡慕。

他们站在我家中堂里，惊叹：“这么大！可以摆酒席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大家生活都不宽裕。一天，瑞中同事说每人出一元钱“兜兜吃”，地点选在我家。那晚就在中堂摆了两桌，大家觥筹交错、大快朵颐，竟惊动了梁上的燕子。几只燕子飞出



鸟窝，在我们头顶盘旋，似与人语。大家都是语文老师，见此情景诗兴大发，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……”只有坐在燕巢下面的两位同事愁眉苦脸，担心鸟粪掉落。端菜的母亲见状，赶紧拿来父亲的旧草帽，让他俩戴着。大晚上戴着草帽吃饭，那样子滑稽极了，同事们一边喝酒一边取笑，有个同事还唱起日本电影《人证》的插曲《草帽之歌》：“Mom, do you remember that straw hat……”那样的快乐宽阔而绵长，如今哪里寻得。

我母亲曾说，早年中堂有前后隔断，里面可以做一个大教室。那定是大舅舅洪彦超所用。他是洪炳文长孙，诗才颇佳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他曾在老宅招徒授课，贴出的招生广告幽默风趣，以瑞安话读来朗朗上口：

彦超先生，英年积学。  
在家补习，国文数学。  
补习成功，包考中学。  
每科学费，一元五角。  
快来报名，机会莫错。

这打油诗当时在瑞安口口相传。可惜，我只读过他的诗句，却不曾见过他的面。

中堂前的庭院宽敞洁净。夏日傍晚，父亲便会打上好几桶清凉的井水，一遍遍冲洗地面，待天黑暑气全消，他搬出竹床板让我们纳凉。

母亲洗完碗出来，对我说：“姆，你唱一段《拷红》吧。”十几岁的我，嗓音清亮，开口就唱：“夜深沉，停了针绣，和小姐心谈心，听说哥哥病久……”每每唱到这儿，母亲也跟着哼起来：“他们心意两相投，夫人你能罢休便罢休……”月亮渐渐升高了，竹影斜了过来，父亲在竹床上鼾声渐起……

几年前，这老宅随着南门旧城改造而消逝。然而，老宅中的欢声笑语，连同那古井的水，依然在我心中流淌。

# 最后一夜

■陈桂芬

送走前来吊唁的亲友，我收拾好棚架下的杂物，简单洗漱后，走到冰棺前静静地看着母亲的遗容。深深鞠了三个躬，转身躺在离她四五米远的房间里——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回老屋睡觉，也是最后一次陪睡在母亲身边。只是这一次，母亲永远睡着了。

几天前的凌晨三点十分，九十五岁的母亲安详离去。我总觉得像在做梦，事实却冰冷地提醒着，真的失去了那个可亲、可敬的人了。我和二哥两对夫妻为母亲穿寿衣时，我说：“妈妈，您为我们子孙穿了无数次衣服，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我们为您最后穿一次衣服，您安心地睡吧！”刚说了这一句，便哽咽地再也说不下去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淌。

平时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的我，这几天明明累得骨头都散了架，却夜夜睁眼到天明，在这样的不眠之夜，关于母亲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母亲是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当靠山的人。她生养了五个儿子，如今大哥七十五岁，最小的五弟也六十一岁了。我们五兄弟能平安健康地成长，不知耗了她多少心血。当年家里穷，全靠父亲每月十八元工资撑着，她却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，把五个儿子拉扯成人。孩子多了，头疼发热是常事，每次我们生病，她总守在床边彻夜不眠，直到听见我们喊饿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母亲曾说，直到1963年8月我出生后，家里的日子才慢慢有了点盼头，可苦日子哪有那么容易熬啊！

我额头上的伤疤，盛满了母亲的爱与担忧。母亲说，那年，幼小的我睡着了，她和父亲去屋外干活了，邻居四岁的堂姐想抱我下床，没抱稳，我一头

撞在床杠上，额头顿时涌出鲜血。爸妈疯了似地抱着我往马屿医院跑，可当年医疗条件差，只能做一下简单包扎。接下来的三天三夜，我的头肿得像个小斗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趴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。她就那么抱着我，父亲在一旁急得直打转，两人轮换哄着，几乎没合过眼。第四天去换药，医生刚解开绷带，伤口突然喷出血来，连医生都慌了神，父母的脸瞬间白了。后来那伤口裹了七天七夜，额头两侧的肌肉发炎、溃烂，是母亲一勺勺喂水、一遍遍擦身，帮我从鬼门关抢回一条命。

邻居叔叔昨天还念叨，大哥小时候患痰厥病，每次发作都吓得人魂飞魄散。那时父亲在外工作，全靠母亲半夜里喊邻居帮忙，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医院。

197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。三哥刚入伍一个多月就随部队进入一级战备，他颤抖着手写好遗书交给部队，随即开赴前线。母亲白天打听前线消息，夜里就坐在床上对着煤油灯发呆，嘴里一遍遍念着“平安回来”。直到听到三哥安全归队的消息，她紧绷了一个多月的神经才放松下来，那晚是她那段时间睡得最沉的一觉。

今晚，我们夫妻守在母亲身边。深夜，我起来两次查看，好像这样就能确定她还在。看着母亲安详的脸庞，心中满是感激与不舍，每一秒都如此珍贵。

妈，这是儿子最后一次陪伴在您身边了。往后，我会带着对您的感恩之心好好地生活。只是这世上再也无人等我回家喊一声“妈”了。

## 火疖子

■徐立

额头正中长了个火疖子。

起初，它只是个小肿块，五毛钱硬币大小，红红的、硬硬的，按上去还有些酸疼。我并未多想，以为头一晚熬夜码字，蜷在椅子上打盹时被哪只毒蚊子亲了一口，草草涂了些紫草膏后，便匆匆出门上班。

孰料，这小肿块跟抢了膨胀红包似的，一天下来，已成异军突起之势，高耸、圆润，表皮锃光发亮，活像电视剧里二郎神的第三只眼。我虽有疑虑，暗忖本地蚊子决计不会毒辣如斯，莫非是只洋蚊子？但工作繁忙，加上搬家日期渐近，俗务缠身，遂决定再拖拖——左右不过一个小包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

很快，它给了我回应：次日起床，肿包不但没有消退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朝我眼周扩散开来。尤其山根处，宛如打了一针肉毒杆菌，鼓胀饱满，放金庸小说里的话，高低是个内力雄浑的外家高手卖相。

因为既没发烧，也无其他异样，我便顶着脑门上的包继续上班去。同事们也终于察觉到它了，告诉我，这东西应该是火疖子，得去看医生。我自是从善如流，立马去了医务室。医生确认它是个火疖子，给我开了盒头孢呋辛酯片跟一管百多邦莫匹罗星软膏，嘱咐我内服的早晚一片，外敷的厚涂肿包。

本以为从此无虞，静待化脓即可。不承想，这火疖子的性格竟也随了主人，是个不服输的叛逆性子。一夜过去，它挑衅似的肿成了小山丘。我尝试皱眉，发现两条眉毛纹丝不动，且眉心肿胀、皮肤斜紧，以至于它们纷纷呈四十五度角斜上竖起的姿势。妻子虽然担心，但终于忍不住吐槽：像阿凡达。

忍了半天不见好转，没奈何，告假去人民医院找专业的皮肤科大夫。大夫也无新的高明见解，只不过将口服头孢改成了吊瓶输液。一针下去，果然眉心如释重负，我也轻快起来，以为它不过尔尔、不堪一击，便抓紧时间赶回单位上班。

殊不知，这火疖子是个懂兵法的，退避三舍只为蓄力暴击。

再次从睡梦中醒来，我睁眼却感觉上下眼皮都黏住了。打开手机自拍摄像，发现火疖子给我的脸来了个十面埋伏！内侧上眼皮肿出了一个小米粒，把三分之一的眼睛覆盖住了，眼袋和脸颊也一同遭殃，肿得仿佛刚被人胖揍过，以至于鼻子被挤压得又短又高。假如火疖子能化形，它此刻的形象绝对称得上是趾高气扬。

更让我害怕的是，起来走了几步居然有些踉跄，脑子昏昏沉沉的，有晕眩感。一问DeepSeek，告诉我说可能会造成颅内感染，有生命危险，建议赶紧就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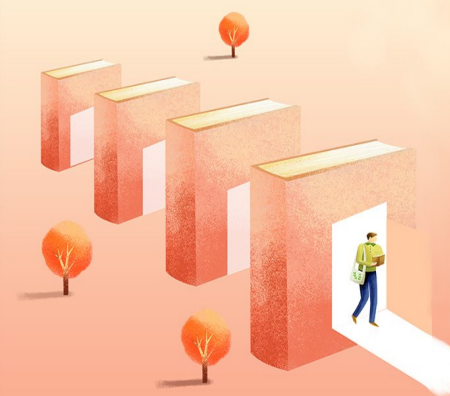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下子，工作也好、搬家也好，全都抛之脑后了。可见，所谓的忙，在真正的健康问题前不堪一击。紧急请假，让妻子开车送我去温州求医。护士看着我，明显一副“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我们都不会笑”的憨笑样子，估计见多识广的她也罕见这样一张被火疖子肆虐过的脸。

好在，虽然模样可怖，但并无生命危险，静养一阵，密切观察是否有发烧等不适症状，再继续挂针吃药，换成鱼肝油软膏外敷催熟肿包即可。那一刻，“虚惊一场”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词在我脑海迅速闪过。两天后，当额头的疖肿化脓爆裂开来，脓水喷涌出来时，我悬着的心终于完全落地。

看着镜子中已经消肿大半的脸，以及额头正中宛如开了天眼般的火疖子，我惊觉：这是命运在我额头上留下的枪眼。而劫后余生的人无疑是有福的，再想到即将搬家，在全新的地方开启自己的人生中后半场，我更确信冥冥中有个指引在暗中提醒。

于是，苦恼已久的乔迁对联也水到渠成：一程风雨开明境，几度春秋启运图——福满新门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 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 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